

银行家对峙教皇

“帕齐阴谋”之后，教皇联合那不勒斯国王向佛罗伦萨宣战，并宣布查封美第奇家族在罗马的财产；美第奇家族则领导佛罗伦萨组织军队，对抗教皇。这一教权和世俗权的争夺持续了两年之久。

文 | 学院胡同观察



假如发生在今天，这一幕或许稀松平常：甲银行向乙银行承诺，我们谁都不贷款给丙客户，因为丙拿到这笔钱会用于收购某个资产。这个资产一旦归丙所有，丙的商业布局会令乙十分难受。然而，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甲没有遵守承诺，不但向丙提供了贷款，甚至意图联手丙，干掉乙。

今天一场普通的金融战，在15世纪，却演变成一场血溅全城的刺杀行动。甲银行是佛罗伦萨的贵族帕齐家族，乙银行是艺术史上声名显赫的美第奇家族，而丙客户就更厉害了：罗马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教廷长期以来都依赖于美第奇家族的贷款，同时也受其掣肘。力图有所作为的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向佛罗伦萨派出了大主教萨尔维亚提，希望从另一家银行——帕齐家族那里获得金融服务。

虽然弗朗西斯科·帕齐曾公然答应洛伦佐·美第奇不会帮助教皇，但在利益面前他没把承诺当回事儿。在获得了帕齐家族的贷款后，教皇买下了伊莫拉城，这是一个钉入托斯卡纳势力范围的楔子，是令美第奇家族十分难受的重要据点。作为回报，教皇授予帕齐家族一项垄断权：他们可以垄断在托尔法出产的明矾的生产和销售。明矾是当时重要的染料，对于佛罗伦萨经济支柱——纺织业而言举足轻重。

除了纺织业之外，佛罗伦萨的核心行业是金融业。自13世纪以来，意大利人在贸易中积累了大量的周转资金和财富。由于贸易需要，专门从事货币汇兑、货物抵押、结算、保险和有息贷款的商业银行纷纷诞生。在其他城市还受制于教义、排斥放贷收息时，受教皇控制较少的佛罗伦萨逐渐成为金融中心，其中堪称翘楚的是被称为现代金融业“开山鼻祖”的美第奇家族。

在美第奇众多家族领袖中，最重要的人物莫过于乔凡尼·美第奇。1397年，他在佛罗伦萨建立了后来被金融界广泛认可的第一家股份制银行，在1万弗洛林金币的资本中，乔凡尼占55%。乔凡尼专注于佛罗伦萨当时最为活跃的羊毛加工业和贸易业，采用已经被创新出来的商业票据等金融手段，迅速领先于欧洲同行。

1402年，乔凡尼担任佛罗伦萨的银行商会主席，在经过多年经营后，扶植了曾经落魄不堪的主教当选为教皇，从而在1410年接管了遍布全球教区的汇款和善款的经营活。从此，为罗马教皇体系提供银行服务成为美第奇家族的特权。然而到了15世纪70年代，与美第奇家族不和的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决定改弦更张，转而指定帕齐银行作为教廷的理财顾问，代为管理教皇所有土地和资产的税收。

光是这个理财顾问的收入，就足够帕齐家族赚得盆满



钵满。有了更多财源和教皇的支持，再回头看美第奇家族，似乎也没什么了不起，帕齐家族便动了“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1478年4月26日，一个无风的周日，意大利佛罗伦萨城钟乐齐鸣，洛伦佐·美第奇和他的弟弟朱里亚诺·美第奇在亲信们的陪同下，朝圣玛丽大教堂走去。人群中走来帕齐家族的两位贵族，他们陪着洛伦佐和朱里亚诺，表情严肃地进入教堂。然而，在唱诗班的歌声静下来的瞬间，圣坛上的牧师放下圣杯，却未如人们预计那样划个十字诵读圣经，而是从长袍里擎出匕首，向洛伦佐扑来。几乎在同一瞬间，帕齐家的弗朗西斯科也抽出佩剑，转身刺向朱里亚诺。电光火石般的片刻之后，朱里亚诺已经倒地身亡。而洛伦佐也颈部受伤，在侍卫的保护下逃进圣器室。圣玛丽大教堂里乱作一团。

与此同时，大主教萨尔维亚提率领一群雇佣兵，假传教皇口谕，要觐见市长——该城名义上的统治者彼特鲁奇。一场搏斗随即在市政厅展开。市政厅外，这场阴谋的头领，

帕齐家族的家长——银行家杰克普·帕齐亦粉墨登场，率领全副武装的骑士自帕齐宫向市中心袭来，高喊：“人民与自由！”佛罗伦萨城乱成一片，杀声四起。这就是著名的“帕齐阴谋”。

然而，当时的市民却站在美第奇家族一边。制服了袭击者的洛伦佐缠着绷带，站在阳台上对广场上的市民发表演说。他告诉市民们，帕齐家族策划了一场针对城市合法政府的阴谋，现在已经被挫败，不会有任何人影响佛罗伦萨的光荣、和平与伟大。市民们在欢呼声中开始寻找帕齐家族和大主教乱党的身影，将他们绞死在广场上。现在人们去乌菲齐美术馆的Pitti宫，还能看到画家奥多阿尔多·博拉尼（Odoardo Borrani）的作品《搜寻杰克普·帕齐》。

然而，美术史上的传奇之作却非此画。当时，愤怒的洛伦佐聘请画家波提切利将叛乱的场景画成壁画，留在市政厅的外墙上。在画中，那些叛乱者被倒吊着，接受市民的嘲弄——画作如此传神，令教廷十分愤怒。特别是当教皇听说大主教身着袍服被吊死，便声称这是对神的亵渎，并联合那不勒斯国王向佛罗伦萨宣战。一场教权和世俗权之间的战争开始了。

教皇宣布开除全体佛罗伦萨市民的教籍，并“由宗教权力机构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查封美第奇家族在罗马的所有财产，包括美第奇银行。而当时，教皇正拖欠着美第奇银行一大笔债款，这笔欠款也顺便被宣布为无效。佛罗伦萨则组织军队，对抗教皇和那不勒斯国王的军队。这一场战争持续了两年，直到土耳其的穆罕默德攻入意大利，教皇呼吁全基督教世界暂停争端，对抗外敌，才达成了与佛罗伦萨城之间的和平协议。

和平协议中还专门要求，要将波提切利的壁画中大主教的形象抹去。修改壁画的工作被交给了一个叫作达·芬奇的年轻人。今天，这幅壁画已经消失不见。但是达·芬奇在修改壁画前，留下了一幅有关叛乱者的临摹素描。这幅作品流传至今，成为这场阴谋的历史留痕——同时，这幅作品还难得地兼具了波提切利与达·芬奇两名大师的风格，在艺术史上堪称传奇。

而波提切利此时在做什么呢？他肩负着修复佛罗伦萨和教皇关系的使命，于1481年春天前往罗马为教皇完成了西斯廷教堂的系列壁画。其中壁画《摩西对叛乱之惩罚》的主题分外值得研究：只有上帝选中的人才具有真正权威，反叛者必将受到惩罚。也许这也是教皇向美第奇家族递出的橄榄枝，宣告着那一场银行家为争夺资源引发的持剑互刺已经“翻篇”，从此谁也不再重提。☐